



听乌审马头琴交响乐团演奏随想

又一次来到鄂尔多斯,不由得想起海子辞世前最后刊于《草原》的短诗《九月》,那是1989年的第三期,当初编发时我放在末端,并未予以特别重视,现在却成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流行歌曲的歌词。

我最喜欢的是张慧生谱曲、歌手周云蓬演绎并唱红的版本。

周云蓬也是诗人,当他用低沉且辽远婉转的嗓音反复唱出“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时,这甚至可以看作马头琴自身的倾诉,海子和周云蓬都对马头琴抱有真挚的感情,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对这种草原上传承久远的乐器有多少深刻的了解。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
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完全没想到,这次能有机会在被称为中国马头琴之都的乌审旗听到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当地马头琴交响乐团叫人耳目一新的演奏,振奋发聩。

交响乐源自西方,而马头琴此前更多担任独奏与伴奏,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要融汇在一起并不容易。相对而言,蒙古族乐器也不算十分丰富,一些乐器在组建乐团的过程中得以创造与完善,譬如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马头琴的细分,至于新创打击乐器马靴鼓、奶桶鼓、马鞍子鼓、马鞭子鼓和套马杆响板的运用以及传统乐器潮尔马头琴(潮尔乃两弦马头琴的蒙古语音译)、冒顿潮尔(即胡笳,形似笛子)、托布秀尔(蒙古族特有的弦鸣类拨弹乐器)等的主导,加上高音与低音呼麦的人声,还有若干的铜管乐器,共同形成可以与西方交响乐团比肩的丰富层次和表现力。在这个过程中,乌审旗也成了一个马头琴研究与制造基地。

自己孤陋寡闻,此前竟然并不知晓这样一个登上过国家大剧院舞台,还在海外获过不少奖项的独特乐团。

前几天在青城参加一个活动,我因为听一曲马头琴独奏而热泪盈眶,强大的现代技术近于无限地放大了一种本来更宜于个人倾诉的乐器之感染力,而一个马头琴交响乐团的演出,更是让我感到震撼。

此刻,写这篇短文时,我就沉浸在一片主要由马头琴声形成的声浪中,激越、壮阔,仿佛从历史最深处穿越而来,又与当下生活融会贯通的乐声敲打撞击着我——这是另一种马头琴声,也是海子与曲作者张慧生没有体会过的马头琴演出。

如果当年听到这样的演出,那会改变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与抉择吗?

音乐是比任何其他艺术更辽远,也更近于本能的情感表达方式,认识一个民族,往往只要听一听它有代表性的歌曲与乐曲就可以了。

音乐也是塑造民族性格的伟大

力量。

至于呼麦,这种歌唱方式几度近于失传却又得以重新发扬,本身就是隐喻和象征。一个人同时发出几个声部,在嗓子里各自生成又混合在一起后发出声来。世界本来就应当是这样啊,既丰富了自己,又在阔大浩繁的空间中和其他存在交错与彼此促进,而不同。

马头琴交响乐团的演奏让我感觉就像一场集体的呼麦,多声部的相互响应与加强,形成极为丰富的层次和巨大感染力。

我有点目瞪口呆,恍若身处千军万马中,不知道将被卷向何方,又分明感觉各种久远的个人记忆与冲动在胸中奔涌。

声名远扬的鄂尔多斯歌手腾格尔,写过并唱红了许多流行歌曲,尤其是那首《蒙古人》,此时不邀而至萦绕耳边,我想,乌审马头琴交响乐团终有一天会把它改编与拓展成一部动人心魄的交响乐。

那将会是个广受欢迎的保留曲目。



流动的诗意与乡愁

王野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故乡之河,母亲之河。对于辽西儿女来说,这条故乡之河,母亲之河无疑就是大凌河。

大凌河是辽西第一大河,是辽西儿女世代代的母亲河。

历史上的大凌河称渝水、龙川;隋唐时期称为白狼水;辽代称灵河;金代改称凌河、大凌河。据文献记载,古代的大凌河流域山川壮丽、物产丰饶、舟楫往来、通衢便利,是东北地区最为古老、最负盛名的水系之一。当年齐伐山戎,曹魏征讨乌桓,前燕入主中原,隋唐征战辽东,宋辽征战,清军挥师入关,均以大凌河为走廊要道。遥想大河上下,铁骑轰鸣,旌旗猎猎,鼓角连营,定甚为壮观。

大凌河一共有两个源头,北侧的源头在朝阳凌源的打鹿沟,南侧的源头在葫芦岛建昌的白狼山。两条源流汇成一脉后,流经努鲁儿虎山和松岭山之间的沟谷,在朝阳、北票、义县境内一路蜿蜒东去。到达医巫闾山西麓后,大凌河转头蛇行向南,在凌海境内结束397公里的全部征程,奔腾注入渤海。

这是一条被写入诗章词卷的千古长河。大凌河因为一个源头在白狼山,所以汉唐时期称其为白狼河、白狼水,在先贤的描述中,大凌河都被写成——白狼河。

唐代诗人沈佺期在《古意·卢家少妇》中写道: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这首带有闺怨味道的律诗,叙述了一个少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诗中提及的“白狼河”,就是今天的大凌河。

唐代另一位诗人岑参在《裴将军宅芦管歌》中也写道:辽东九月芦叶断,辽东小儿采芦管。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海树萧萧天雨霜,管声寥亮月苍苍。白狼河北堪愁恨,玄兔城南皆断肠。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诗中通过裴将军的宴会情境,写芦管音韵的美妙动听,表达了戍边将士的乡愁,并在清幽婉秀与深远苍凉的意境中,描写了大凌河的恢宏博大、波澜壮阔。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中更写道: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河汉,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他的另一首《齐天乐·塞外七夕》更是在开篇就写道:白狼河北秋偏早,星桥又迎河鼓。清漏频移,微云欲湿。正是金风玉露。两眉愁聚。待归踏榆花,那时才诉……作为清代的诗词大家,纳兰性德把他郁结于心的浓浓乡愁,写进了金戈铁马、狼烟鼓角的壮阔叙事中。词中提及的“白狼河”,无疑就是他祖辈征战途中经过的大凌河。

这是一条恩泽与残暴交替呈现的大河。在它一路跨越的时空中,它或是哺育滋养世代子民,或是泛滥成灾。

这也是一条史书诗般的大河。在文明与野蛮此消彼长的反复较量中,发生在它身边的传奇故事,足以填满一部苍凉而又厚重的辽西史。

河流与大地,永远是生命神圣的起源与最终的归宿,永远让我们感知着生命的顽强力量和生活的原汁原味。一条大河,有史诗绝唱;百年苍生,有家国记忆。古往今来,有多少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在大凌河两岸的这块土地上轮番上演。生命和生存,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其实都是一种关照,一种对苍生的注目与关照。

走近任何一条河流,都是邂逅一部深邃无比的历史。翻开人类文明的史册,每一段隽永的文字,都激荡着先祖逐水而居的浪花;每一个跳跃的音符,都闪烁着生命波光粼粼的律动。

直面大河时,每一次都是一场触动灵魂的对话;翻阅史料时,每一页都是一次生命密码的破译。无论是恢宏磅礴的,抑或是潺潺消流的,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故乡之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之河。它们,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清流,永远是我们和大地母亲之间剪不断的脐带。永远是抵达诗意和乡愁的万古奔流。

写下这些的时候,辽西的山川田野,又一番花香风飘而至;大凌河水又是水浪翻涌一路向东。

我会一次次地以注目礼的方式,凝望这流动的诗意与乡愁。



窗外的风景

雷宝云

大志住进新房3个月,还没机会和家里的每个角落熟捻起来,闷头钻进离海很近的一栋房子,一直没有好好看看自己的家。

其实不是大志不想看,是大志没时间仔细看。

装修呀,买家具呀,都是老婆做主,那阵子老婆都不正眼看他,指责他不负责任的种种事端,老婆说,和你过日子,就当你是榆木疙瘩,是空气,大志低着头,无力反驳,因为老婆说的都是实话。

大志的生活具体到每个细节只有明朗的两段,一段是白天照顾瘫痪的老爸老妈,一段是晚上开出租车拉活儿。

通常情况下,大志都是傍晚6点钟接车,他承包的车是晚班的,白班是个不着调的黑头,黑头常泡在麻将馆里,输得灰头土脸的才会想起来要给老婆交“银子”,于是一团焦躁的火焰就燃烧在路上,拖延交车时间是常事,大志经常靠着城墙根儿不停地打电话,把黑头臭骂一顿。

干出租20几年,大志不是没想过换工作,而是实在脱不开身,家里躺着两位卧床的老人,老妈脑出血,老爸脑血栓,两辆轮椅轮番运动,大志一天做好一锅饭,炒好几个小菜,老妈手不听使唤,要一口一口给老妈喂饭,老婆傻呵呵地看他喂饭,鼻子向上翘,眼睛一眯向外面看,老爸腿不好用,心里却明镜似的,大志知道老爸想去晒太阳,大志要运足了气把老爸抱到轮椅上,然后把轮椅推到院子里。这一趟活儿干下来,大志的汗水就顺着脑门儿下雨似的淌下来。

回转身,大志就把老妈尿的裤子扔到洗衣机里,又麻利地收拾好茶几上的杂物。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歇口气……

伺候老人十几年,大志已经麻木了,他和大哥轮班,他是白班,晚上大哥接手。邻居都夸大志孝顺,大志既不恼怒也不欢喜,他做梦都想中个百万彩票,有钱高价请个保姆,把老人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自己可以脱离这擦屎端尿的活儿。

这两个月大志睡眠不好,通常他夜班回家,都是凌晨一两点钟了,疲惫的大志脸都来不及洗一下,就一头扎在床上睡着了,他必须把觉睡饱,他的闹钟定在早上6点钟,大哥在供热公司烧锅炉,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也就是说,他最多能睡5个小时,有一回,他睡过了头,一激灵起来,心吓得怦怦乱跳,撒腿就往家跑,大哥已经上班了,二老愣愣地等着他,大志看到二老安好,长长地松了口气。

老婆说二手房都是好位置,临海,站在阳台上还可以看海,老婆说完就开始盘算装修以及买家具的费用,也说海景有啥用,都是给

有闲心的人预备的,夏天潮兮兮,被子都像水洗的一样,咱是看着便宜才出手的,外地人不知道以为看海有多美呢。

看海怎么不美呢?大志心说,老婆是让平庸的生活毁了美好的想象。小平房住了20多年,只有3米长的院子,进了屋,总像被装进了一个笼子里,大志做梦都想安静地坐下来,凭窗远眺,踏踏实实看看窗外的风景。

入冬,老妈家的平房开始生炉子了,火炕不好烧,大志只好买了空调,大志一打开,老爸就看着空调发呆,歪着嘴,说头疼,大志明白老爸是心疼电费。没办法,只好关掉,陪着老爸挨冻,趁着老爸睡觉,空调再打开,老爸老妈快睡的时候,大志的心就飞回了家。

唉,要是阳台上望一望窗外有多美!

说美真的就要美起来了,大哥闺女结婚,请了5天假,大志惦记上了,大志说:哥,匀我一天工夫,一天就好,大哥甩掉满是油渍的外套,好,解放你一天!

大志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他跑到厨房把热好的米饭和白菜端出来,又拧了热毛巾给老妈擦脸拍背,并叮嘱大哥几时喂药几时喝水……

这是一个让大志兴奋又激动的上午,踏进楼门,心里“咚咚”乱跳,

推开门觉得像走进了陌生人家里。

大志进门就收拾房间,一会儿工夫,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台上的仙客来用喷壶浇了水,很快,一切搞定,整个屋子焕然一新,一派小资气息。果然,在音乐的帮助下,大志通过窗口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大志随音乐哼唱,他想把这种美妙的感受融进枯燥的生活。

窗外果然开阔极了,大志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开阔,阳光明媚,鸟声悦耳,风吹着落叶沙沙地响,海河大桥、小海山……真的就在他的视线里,蓝色的天,没有一片云。

大志早就知道,这个世界非常大,大到没有边际,穷尽他一生,也不能看得完,他也不奢望去看完,他只希望在自己所处的狭小空间里没有烦恼侵袭,就足够了。

大志还想陶醉一会儿,倒点茶水,刚要喝,电话就响了。

是大哥打来的,他说妈妈吃饭时“挂钩”又掉了,快来给端上。

自从母亲脑出血后,下颌习惯性脱位,开始是去看医生,后来摔得频繁,大志就自己学会了端“挂钩”。

“挂钩”掉了,母亲就无法进餐。

大志放下茶水,穿上衣服,匆匆下楼,这次,他的脚步是愉快的、满足的,因为窗外的风景已经满满地装进了心里。

慢慢地看见

(外一首)

明晓东

一整天的时光都在飞奔
高过窗外的是 远来的风
斜过天空的飞鸟 叽叽喳喳的人声
一个孩童的滑板车追赶着
迅速逃亡的年龄 一切都已太快
快得我无法静下心来
看看自己旧时的模样

我是一个拒绝速度的人
此刻只有黑夜拉长了我的步伐
我只想慢下自己的脚步 掀开自己内心的裂痕 数一数跳动的脉搏 仔细聆听隐藏在血管里的歌唱
看清每一道细若游丝的痕迹
不让时光抹杀最小的纤尘
我对自己说慢些再慢些
不要让灵魂抛弃了自己
这世界 我永远没有爱够

慢慢地坐下来

饱含雨水的苍穹垂下了眼睑
奔跑的脚步跑不过雨水的追赶
连河堤上的柳枝 都懒得扭动一下身子 没有什么可以逃避
生活给予我们的重量 就如同你拔下我头上的一根新生的白发
这有什么呢 我能够坦然到慢慢地坐下来 仔细地看白色的发丝是怎样的耀眼

我浪费了整整四十年的光阴
用前二十年追逐那些虚无的理想
用后二十年垒起一座叫作生活的塔
再用剩下的二十年 享用中年的时光
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无比懒惰地消磨阳光、水草、空气和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只想陪着你慢慢地坐下来
把傍晚的雨声 坐成滴滴答答的往事
在茶香缭绕的空气里 听彼此的心跳
在我们老去之前 想象着曾经的一切
慢慢地燃烧 在飘动的心湖上
慢慢地开出 艳丽无比的花朵



插画 胡文光